

亮剑

长篇系列

●
周
鸣

著

天 语



天语

T I A N Y U

周
鸣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语 / 周鸣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33-2104-7

I. 天…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4308 号

书 名: 天语

作 者: 周 鸣

责任编辑: 张 鹰

封面设计: 苏 馨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14.12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104-7

定 价: 27.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MULU

1	第一章
19	第二章
52	第三章
74	第四章
105	第五章
133	第六章
167	第七章
204	第八章
231	第九章
249	第十章
275	第十一章
298	第十二章
319	第十三章
345	第十四章
363	第十五章
397	第十六章
416	第十七章

第一章



韩文慧一直在做梦。做噩梦。几十架飞机在她脑子里横滚、侧卧、悬停、倒飞……做着各种各样的高难度动作；歼击机尖锐的啸叫、轰炸机低沉的怒吼、直升机和缓的轰鸣……在她的耳畔回响；铺天盖地的浓雾、汹涌翻腾的乌云、雷霆万钧的天幕……将她惊出一身冷汗。突然，一道剧烈的闪电划过天庭，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声声巨响。天哪！不是雷声，而是飞机爆炸的声音。几十架飞机接二连三地爆炸，升腾起一朵朵巨大的蘑菇云。

啊——

她蓦地从床上坐起，心兀自狂跳不已，浑身已被冷汗浸透。这样的噩梦好长时间没做了，今天怎么又来了！看表，还不到四点。躺下，却再也睡不着了。

其实，这次跳伞救生训练算不得重大任务。那些驾驶超音速战机的飞行员们也根本没把跳伞放在心上，在他们眼里，这好比是放松心情的踏青郊游——坐着别人开的飞机，跳到温度适宜的海水中，由救生艇接应上船就算完事儿，比起脑力体力都高度集中的战斗机飞行来说确实可以算是轻松愉快的活儿了。

然而，气象部门却不轻松，更谈不上愉快。

跳伞训练选在夏季。夏季海水温度适宜，但夏季午后经常下雷阵雨，气象保障风险性很大。飞机遭雷击轻则受损，重则机毁人亡，所以

从事航空气象的气象预报员们几乎是谈雷色变。

半个月前，第二舰队航空兵气象处在指挥所气象值班室召开跳伞训练气象保障协调会。会上，方文俊处长就任务特点、任务分工向参与保障的舰航中心气象台、滨海机场气象台提出了具体要求，成立了跳伞训练气象保障组。方文俊将制订保障预案的任务交给中心台，中心台又将任务下达给工程师韩文慧，因为韩文慧曾在滨海台当过多年的预报员，对两边的工作都很熟悉。

韩文慧统计分析了滨海机场四十年的气象资料，得出结论：跳伞训练那天的雷暴概率为49.5%。方文俊向负责这次跳伞训练的舰航秦旭风参谋长建议推迟两天实施，因为两天后雷暴概率仅为28.4%，气象保障的把握性大多了。但首长决心已下，不同意改时间。确实，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训练，方方面面需要协调的工作很多，光是向舰队方面申请的各类保障舰船就有好几艘。现在，各项工作都准备就绪，来自舰航各师团的飞行员也已在滨海机场集结完毕，不可能就为你气象那49.5%的雷暴概率裹足不前吧！再说还有上午的时间可以利用，抓得紧也许任务赶在打雷前就顺利完成了。

但气象部门却为那49.5%的雷暴概率犯上了心病。首长不同意改时间，准备工作还得按计划进行。一周后，韩文慧拿出了详实的保障预案。

气象保障组每天研究天气，在各种各样的资料信息里寻找副热带高压加强的蛛丝马迹。跳伞当天，滨海地区如果在强大的副高控制下，该死的雷暴就不会来，可是直到任务前一天，副高仍旧畏缩不前。方文俊叹道：唉！就这样吧！三分预报，七分保障，就看我们明天的保障了。

盛夏季节的滨海地区，天亮得很早，凌晨四点多，天边就吐鱼肚白了。昨夜的一场疾风暴雨，来去突然，将天空清洗得碧蓝如新。滨海机场一号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飘零下一层旧叶，树上的新叶明显地长大了一轮。坐在吉普车里的曾立凡呼吸着机场凌晨清新的空气，思绪蔓延开来。

曾立凡在滨海台干了十多年,从一名普通预报员成长为台领导。在他漫长的军旅生涯中,跑外场贯穿了大部分时段。以前条件差,跑外场都是骑自行车。曾立凡嗅着机场凌晨清新至极的空气,仿佛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夹着外场保障本、天气图,行进在这条法国梧桐的华盖下。小伙子嘴里哼着小曲儿,调皮地玩上一两个花哨的车技,在自行车将倒未倒之际又让它奇迹般地站起。小伙子得意地笑了……坐在吉普车里的曾立凡也笑了。小伙子是他年轻时候的自己,一种悠远而温馨的记忆在心头漾开来,连日来紧张的情绪暂时缓解了。

本来,随舰预报员报的是中心台预报室主任。方文俊临时换将,说他现场保障经验丰富。吉普车驶出机场大门时,整个机场还是静悄悄的。参加跳伞的飞行员们还在睡梦中。当他们醒来时,看到这碧蓝的艳阳天,心情一定很不错,一定会为今天的“踏青郊游”兴奋不已。他们不像气象人有一颗地雷埋在心上,因而他们是轻松愉快的。但如果这颗地雷爆炸,伤害的不是心绪紧张的气象人,而是轻松愉快的飞行员们。

按照任务分工,中心台担负航线和海区的天气预报以及危险天气的警戒任务。台长在指挥所坐镇,主班预报员由韩文慧担任,副班预报员由预报室主任担任。

滨海机场气象台的任务也不轻松,他们除了担负运输机起降的气象保障外,还得在跳伞区上游设一个临时观测站,负责提供海上天气状况和空中风资料。滨海台当然也派了强有力的一号班子上岗。

方文俊负责现场、滨海机场、舰航指挥所、观测站的总协调,是这次跳伞训练气象保障的总指挥。他的指挥点设在海边临时观测站。

可能出现的雷暴就像一道魔咒,潜伏在气象人的心里,他们每个人脑子里的弦都绷得紧紧的。他们派出了最强的保障班子,做了最缜密的准备工作,模拟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演练了三遍,信心终于树立起来了。

一场与天公作赌的气象保障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方文俊到观测站后给曾立凡打了个电话,问谁是指挥员。听说是鲁浩,方文俊沉重的心又压上块石头。

怎么偏偏碰上鲁浩这个拼命三郎呢?

鲁浩是151团团长,方文俊跟他打过多年交道,对他的脾气性格了如指掌。鲁浩飞行技术过硬,工作作风硬朗,不像有的指挥员小心翼翼,给气象保障留的余地大,只要提醒他天气趋势转差,他就考虑停飞保安全。鲁浩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的观点是:只要没有危险天气,气象就不要干扰飞行。飞行员就是要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练硬功夫,成天在大晴天下飞有什么意义?敌人又不会专拣好天气来犯。相反,从近些年发生的局部战争来看,航空兵都是利用复杂天气,比如厚厚的云层、相对恶劣的能见度掩护才能有效地避开敌方的防空力量,对敌实施突袭。

鲁浩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只有不回避复杂天气才能练就一支精锐的航空兵部队,但如何在复杂天气下保证飞行安全却给气象保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气象条件边缘把握住天气发展趋势,既完成任务又保证安全是每个航空兵气象预报员追求的最高境界。为了达到这个境界,一代又一代的气象人顶住强大的心理压力孜孜以求。有的顶不住淘汰了,有的坚持下来了。但这几乎又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境界,哪一个预报员没有被危险天气吓得手脚冰凉的时候呢?于是就有消极应对的,天气稍有变坏的趋势就忙不迭地建议指挥员停飞。鲁浩最讨厌这样的预报员。然而预报失误的几率本身就很大,目前世界上气象最发达的国家预报准确率也只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之间,又有哪个预报员敢说他把关就一定把得准呢?

鲁浩在几次因气象把关而延误飞行的事情发生后,对气象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然而气象部门却无权选择指挥员。

方文俊将各个保障环节仔细梳理一遍,确信没有疏忽的地方。他抬头往内陆方向看去,空中有少量丝缕状的卷云,云高至少在 6000 米以上;天空碧蓝,证明空中能见度极好;风也不大。目前的气象条件对跳伞训练十分有利。至少开局会很顺利。

第一批次的运输机凌空了。海空间撒开朵朵伞花,很美丽的样子。跳伞训练正式开始了。

上午跳得很顺利,再有两个批次就能完成任务,但气象保障人员却越来越紧张了。气温上升得很快,天气十分闷热,也就是说不稳定能量在迅速聚积,当它聚积到临界值的时候,就要以雷暴的形式释放。

跳伞区上游的海边观测站已经能看到少量淡积云不断地往垂直方向发展,接近浓积云标准了。如果再发展下去成为积雨云,接下来的就是云中放电,也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闪电。闪电过后就是隆隆的雷声、倾盆的大雨了。假如这时候飞机还在空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只要是吃航空气象这碗饭的人,看到不断发展的云柱子,眼前都会浮现出暴风骤雨的场面,脑子里都会有轰隆隆的雷声滚过。中心台和滨海台的两部数字化测雨雷达早已打开。

舰航指挥所气象值班室,韩文慧坐在由一排电脑组成的预报工作平台前,一双眼睛紧盯着雷达屏幕。屏幕上的扫描图像始终是位置不变的几块地物回波,那是西南方向的几座高山,但她丝毫不敢大意,因为雷暴回波生成和移动都十分快,万一从自己眼前漏过,而又恰好扑向跳伞区,那可就糟糕了。

突然,50 公里处跳出来一块单体回波,这地方没有山,也没有高楼什么的固定障碍物。韩文慧的心咯噔一跳。电话铃骤响,滨海台预报员报告他们的雷达也发现了这块回波。韩文慧告诉他不要紧张,看它怎么发展。

回波单体接二连三涌出,渐渐地连接成片了。气温已达 38℃,风也小了下来——风速减弱也是雷暴来临的表征之一。看来情况不妙。可是方文俊却说海区风和日丽,天边只有几朵淡积云。韩文慧报告了最新的雷达资料,认为建议停飞的时机到了。方文俊不敢大意,指示

指挥船上的曾立凡向鲁浩建议终止训练。

跳伞训练十分顺利,鲁浩心情不错,他在指挥台位上悠然地看着天空中盛开的朵朵伞花,心里琢磨着任务结束后的讲评。

气象预报员曾立凡急匆匆跑来:“报告指挥员,西南方向生成大片雷暴云,很快将影响到跳伞区,建议终止训练。”

鲁浩皱了皱眉:“说清楚点儿。距离?方位?”

曾立凡回答:“方位210度,距跳伞区40公里。”

鲁浩不以为然:“还这么远,再有两个批次就跳完了,顶多一个小时,你们好好研究一下,能不能赶在打雷前完成任务。”

“是!”

其实,自发现雷暴回波单体起,气象保障组就没有闲下一刻。为防止雷达探测失误,韩文慧请求地方台站的支援。民航气象台说他们的雷达也发现了这片雷暴云,并通知到港航班绕飞。滨海市气象台的雷达也探测到了,他们刚刚向公众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军地四部雷达组成的探测网监测到的结果不可能有误。韩文慧赶紧计算雷暴移向移速,判断出跳伞区半小时后将下雷雨。

接到韩文慧的报告时,海上的淡积云已发展成浓积云,方文俊果断命令曾立凡建议鲁浩立即终止训练,态度要坚决。

指挥船上,曾立凡对鲁浩说:“团长,还有半小时雷雨就来了,赶紧停了吧!”

鲁浩说:“最后一架飞机已经起飞了,跳完就返航,今天的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能不能坚持到完成任务?”

曾立凡严肃地说:“时间不多,建议机组立即返航,不能再等!”

鲁浩不高兴地说:“你这同志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就剩下这最后一架飞机的十个飞行员没跳了,难道为了他们十个,成百上千的保障人员明天再这么折腾一回?”

曾立凡咬着牙说:“团长,请相信科学,以飞行安全为重。”

鲁浩的口气里带有明显的火药味:“我当然相信科学,但你们气象本身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我飞了二十多年,跟你们气象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气象预报报错的时候多着呢!”

曾立凡心头的伤疤被人揭了一下，疼痛噎得他说不出话。是啊！气象预报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正是每个气象人心头上的伤疤。不能揭，一揭就痛。

鲁浩见曾立凡的脸涨得通红，却一语不发，意识到话说重了，口气缓和道：“当然你们现在有雷达，监测雷暴很管用，但我是飞行员我知道，即使雷暴来了，还可以绕飞嘛！好了，不说了，回到你的岗位上，飞机很快就凌空了。”

鲁浩戴上耳机跟机组通话，不再理曾立凡。

曾立凡无奈，赶紧把指挥员不采纳气象建议，停飞关把不住的信息通报方文俊。方文俊立即指示韩文慧启动保障预案。

舰航指挥所气象值班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韩文慧神色凝重地忙碌着，很快联系好空军安山机场备降。

雷达显示的情况很不妙，这场雷暴来势凶猛，已连接成东北西南向的带状回波。强雷暴回波不断向两端延伸，渐呈扇形状向东南方向包抄。也就是说这样的雷暴一来将覆盖整个空域，飞机根本不可能绕飞避让。

这时海上跳伞区也有了反应，天边黑云骤起。鲁浩心头一沉。难道雷暴真的这么快就来了？再抬头看时，那片黑云正你推我挤地聚积。翻江倒海的云块下，一个小黑点终于出现了，那就是满载跳伞飞行员的运输机。鲁浩赶快命令飞机下降高度，避免云中放电，提高飞行速度，空投跳伞飞行员，立即返航。

曾立凡报告：“雷暴移速非常快，空投飞行员耗费时间，请命令机组立即返航。”

鲁浩说：“好，那你快提供雷达回波资料，引导飞机绕飞返航。”

这时，无线电传来滨海机场塔台指挥员急促而无奈的声音：“本场雷暴大风，无法接收返航飞机！”

鲁浩将目光投向曾立凡，曾立凡刚接到方文俊指示，建议鲁浩命令飞机飞往空军安山机场备降。鲁浩刚把指令发出，就接到安山机场受雷暴袭击暂时关闭的消息。

懊悔像千只蚂蚁咬噬着鲁浩的心，连同机组人员在内，十多个飞

行员就因为他贪大喜功刚愎自用指挥失误而命系一线。如果这架飞机逃不过这一劫,他鲁浩如何负得起这么重大的责任?但此时鲁浩根本没有后悔的时间了,他必须镇定下来。

鲁浩摘下耳机,双眼死盯着曾立凡,喊道:“快说,还能去哪?”

一股巨大的压力朝曾立凡砸来,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仰了仰。



舰航指挥所气象值班室,空气紧张得就像要爆炸一般。西面、北面、南面的空域都被雷雨覆盖,只能往偏东方向寻找备降机场。但偏东方向是茫茫大海,上哪儿找备降场?而这时跳伞区上空已开始下雨,硕大的雨滴噼里啪啦地击打在指挥舱的前玻璃窗上,仿佛时刻都可能将它洞穿。云下航行的运输机像漂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叶无依无靠的小船,没有航向,随时都可能被海浪掀翻。而油表指针正一点一点地往下降,机上的人都知道他们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了。

领航员向地面指挥员喊话,请示飞机航向。鲁浩把目光投向曾立凡。曾立凡说:“只有往东飞。”

鲁浩急道:“往东飞?东边没有机场,再说飞不了多远就到领海线了,怎么可能往东飞?”

曾立凡情绪激动,喊道:“可是其他方位都在打雷!”

鲁浩只好向机组发出指令,运输机没有目的地往东飞去……

“丁零……”一等战斗起飞的警铃骤响。韩文慧跑步冲向指挥所主室。

主室里,参谋长秦旭风怒气冲天,见到韩文慧,啪桌子吼道:“你们气象是干什么吃的?让雷雨追着飞机屁股跑,还惊动了B国的飞机!”

韩文慧不敢申辩,也来不及申辩,赶紧进入情况。原来B国某军事基地的雷达发现我运输机航线异常,派侦察机来查证,被我雷达及时发现。

秦旭风气道：“这样的天气，怕是没有哪个机场的值班战斗机能起飞拦截。”

韩文慧说：“是的，但首长放心，B国飞机不可能越过领海线。强雷暴正在向领海线附近逼近，我想B国飞机上的机载气象雷达已经发现它了。敌机很快就会被雷暴吓回去的，关键是我机能否找到迫降地点。”

接下来秦旭风发挥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

“高参谋！”

“到！”

“密切监视B国飞机和我机动向。”

“是！”

“李参谋！”

“到！”

“开通舰航指挥所与机组的通信联络频道，从现在开始，这架飞机由舰航指挥所指挥。”

“是！”

“夏参谋！”

“到！”

“引导飞机飞往燕子岛。”

“是！”

秦旭风最后把目光投向韩文慧：“韩预报！”

韩文慧答：“到！”

“尽快掌握燕子岛的天气情况。”

“是！”

首长意图很明确。燕子岛是滨海以东海面上最大的一个岛，近几年被开发成旅游度假区。岛上有公路、高尔夫球场等相对平整开阔的地方，小型运输机对跑道的要求不高，也许能找到迫降场地。

秦旭风又命令鲁浩火速赶往燕子岛海域，接应无法迫降而不得不弃机跳伞的飞行员。指挥船上带有高速快艇，鲁浩率人乘快艇箭一般地朝燕子岛方向驶去，两艘打捞救生艇紧跟其后……

韩文慧报告雷雨 20 分钟后影响到燕子岛。这时运输机已飞临燕子岛上空,机上燃油所剩无几。

秦旭风接过夏参谋手里的话筒,对机组喊话:“0238,我是东风,你们还有一刻钟的时间,降低高度,在燕子岛上空盘旋,找一个合适的迫降地点,十分钟内找不到就返回海上,弃机跳伞!”

“0238 明白。”

主室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由雷达定位的代 B 国侦察机的蓝色小飞机正一步步向我领海线靠近,所有人都忧心忡忡地盯着它的动向。终于,B 国飞机沿我领海线平行北上,然后再右转……

高参谋报告:“B 国飞机返航。”

秦旭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运输机机组报告:“环岛公路比较理想,但公路上有行人。”

秦旭风说:“不行,不能伤了老百姓! 0238,你们还有五分钟时间。”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主室里鸦雀无声。

“报告东风,找到一条赛道,目前没有比赛,着陆条件良好,请示着陆。”话筒里的声音明显变调。那是因为激动,是绝处逢生的激动。

秦旭风的声音也明显变调:“同意!”

主室又一次陷入真空般的寂静。

五分钟后,话筒里传来一声呼喊:“报告东风,我们成功了,噉——”

“噉——噉——”燕子岛旅游度假村的赛道上,十几个死里逃生的男人仰天长啸,那声音似哭又似笑。雷阵雨随即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轰隆隆的雷声震耳欲聋,剧烈的闪电将天空映成瓦蓝色。

这时鲁浩的快艇也到了燕子岛海域。



规模宏大的跳伞训练结束了,结局很不完美。秦旭风在总结大会

上说：“赛道上紧急迫降在航空史上算是一个创举吧！还好B国侦察机被雷雨吓回去了，要不然我们这架运输机被雷雨追着屁股跑，最后被逼到赛道上降落的狼狈样儿被它了解到，再在媒体上公开，我看你们的脸往哪儿搁！有关单位好好反省一下，特别是气象和指挥，问题就出在你们这儿。你们要尽快查清问题，写出书面检查，向我汇报。”

秦旭风批评气象，气象人感到很委屈。但飞机因天气原因而迫降，不批你气象批谁？还好迫降事件有惊无险，飞行员的生命保住了，飞机也保住了，要不然气象承受的不只是批评了。不过气象人还是觉得憋屈。他们尽了全力保障，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结果却是保障不良。

气象部门阴云笼罩，士气低落。

赛道道迫降的事件看起来似乎是气象原因造成的，但更大的责任应该由指挥员来负。是鲁浩不采纳气象建议，一意孤行才造成后来被动的局面。细究起来，气象的失误在于建议不坚决。

气象保障细则上有规定，如果指挥员拒不采纳气象建议，预报员可以要求指挥员签字，由气象原因造成的后果由指挥员自负。但在实际保障中，指挥员和预报员一般不会僵到这种程度。如果曾立凡当时要求鲁浩在保障记录本上签字，而鲁浩又签了，气象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秦旭风报告说他们尽到职责，迫降事件与他们无关了。然而气象却拿不出这个证据。曾立凡也是有苦说不出，当时的情况十分紧急，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保住飞机不出事，哪容他考虑出了事后怎样逃脱责任的问题？况且鲁浩又是那么固执。

虽然曾立凡在沙场上缺了点儿杀气，没能扼杀住指挥员鲁浩求功心切而过于膨胀的自信心，但方文俊还是认为出现这次险情，气象和指挥的责任至少应该三七开。他鲁浩承认吗？他会不会把主要责任往气象上推呢？唉！先不管鲁浩打的什么算盘，也先不管如何向秦旭风请罪，先安抚军心再说。工作还得继续下去，整个气象部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萎靡不振，还怎么干工作？

方文俊请参与保障的所有人员吃饭。酒桌上，他举杯说：“同志

们,为我们这次成功的保障干一杯!”

所有人都愕然不解。

方文俊大声说:“我们为这次保障花费了大量心血,我们的预报正确,我们报出了雷暴,并提前预警,就预报而言我们是成功的,这酒就有理由喝。”

听了方文俊的话,情绪低落的部下们兴奋起来。大家纷纷举起酒杯,只有曾立凡一人还在犹豫。

方文俊说:“立凡,不要有思想负担,责任由我来负。如果他鲁浩一定要把所有责任推到你头上,我去跟他理论。我们气象不能替人背‘黑锅’。”

曾立凡感动地说:“处长,有您这句话,就是给我处分我也认了。”

方文俊说:“别人不理解我们气象,我们自己人还不理解自己人吗?给你处分不可能,首先我就不同意。来,大家干了这杯酒!”

“干!”

杯中酒驱除了心头的阴霾,气氛渐渐地活跃起来。这时,方文俊的手机响了,是鲁浩打来的,说是请他喝酒。

大家都说不能去,他鲁浩设的是鸿门宴。方文俊就说身体不舒服,推掉了。

饭局继续进行。酒喝多了,话也就多了起来,后来大家就说起了鲁浩这个人。其实大家对鲁浩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他对气象的要求是严了一点,但都是为了飞行。战斗机飞行是高风险职业,训练标准越高发生飞行事故的几率也越高。飞行事故是指挥员仕途路上的绊脚石。在和平时期,像鲁浩这样敢于从难从严训练部队的飞行指挥员确实挺令人敬佩的。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气象部门对这话深有感触,特别是在中心台工作的预报员们,他们的保障对象是整个舰航的飞行部队。就拿某型歼击机来说,飞行的气象条件都是一样的,但有的飞行团可以飞很复杂的气象,有的就不行,技术水平差异极大。而那些技术高、作风顽强的飞行团,团长肯定是高标准训练部队的指挥员。鲁浩的151团是舰航的“拳头部队”,在多次重大演习中,首长都点鲁浩的

将,让151团代表第二舰队航空兵参演;战斗起飞使用兵力最频繁的也是151团。鲁浩是舰航极有前途的一位中层干将,深得同样以作风顽强著称的秦旭风赏识。

然而这次迫降事件很可能成为鲁浩仕途上的绊脚石,作为首长的爱将,秦旭风会不会希望气象替鲁浩分担一些责任呢?鲁浩的鸿门宴可以推,但首长如果替他说话,气象又将如何应对?难道也像倔毛驴一样地顶下去?

曾立凡说:“处长,同志们,你们也别犯难了,他们爱把我怎么着就怎么着,只要处长和同志们理解我就行了。我已经替人背过一次‘黑锅’了,再来一只正好挑着。”

正在这时,鲁浩不请自到。

鲁浩呵呵笑道:“方处长,与民同乐啊,你这个处长会当!”

方文俊想,在这个敏感时期对自己又是请酒又是戴高帽子的,很明显,无非是想让我替他承担责任罢了。

方文俊的话绵里藏针:“同志们在这次保障中受惊不小,我给大家压压惊。”

鲁浩说:“这酒应该我来请,是我让同志们受惊了。”鲁浩笑了一下,接着说,“我是负荆请罪来的,那天的事儿责任全在我。我已经向参谋长作了详细的汇报,迫降原因是指挥失误,与你们气象无关。如果同志们原谅我,就请喝了杯中的酒。”

气象人小瞧鲁浩了,方文俊好生过意不去,说:“鲁团长,我们气象也有责任……”

鲁浩打断方文俊的话,说:“你们没有任何责任,别往自己身上揽,我鲁浩不领这个情。”末了,又对曾立凡说:“曾台长,我那天对你的态度不好,让你受委屈了,在这里向你赔不是。”

气象保障规范上是这样表述预报员与指挥员之间关系的:“气象预报员是飞行指挥员的参谋助手,协助飞行指挥员遂行飞行任务。”指挥员向他的助手赔不是,而这个指挥员又是被自信心撑得有棱有角,在整个舰航都称得上风云人物的鲁浩。助手曾立凡早慌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老天爷的脾气太难把握,跟老天爷打交道的气象人求的